

七世夫妻文素
觀音得道方世玉打獨
文素(臣)上三戲白牡丹

足本
大字
中國
民間
通俗
小說

文化圖書公司印行

古本文素臣

(上)



A0402590

中國小說

民間通俗

七十三年八月五日出版

精裝 特價二二〇元

發行人：徐 進 業

出版者：文化圖書公司

印刷所：文化圖書公司

發行所：文化圖書公司
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〇號

郵撥帳號二七七七號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云號
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
一	行臺出都	沿途採花	一
二	別母赴杭	遊湖遇舊	四
三	有鸞求鳳	暴雨出蛟	七
四	海棠睡去	蓮步艱難	一一
五	解衣憐妹	感德呼兄	一五
六	禍臨燕雀	棒打鴛鴦	一九
七	疲於奔命	色卽是空	二三
八	佛天遭劫	父女有慶	二六
九	妹兄惜別	姑嫂話心	三〇
十	英雄義重	兒女情長	三四
十一	嬌花解語	碧玉生香	三八
十二	莽漢揮拳	良妻雅嬾	四二
十三	淫尼墮落	苦海回頭	四七
十四	鐵腿遭殃	麟兒遇暴	五二
十五	汗巾騙去	惡耗傳來	五六

行雲出都 沿途採花

太陽已失却了牠炎熱的淫威，奄奄一息似的漲紅着臉兒，慢慢向地平線下沉淪。暮色已整個的降臨了宇宙，夜風是不停地吹，隨着那夜風播送出一陣陣清晰的鐘聲，餘音嫋嫋地尤是在靜寂的空氣中流動，這便是北京城內保國寺中鐘鳴晚齋的時候了。說起這個保國寺，真是了不得，不但寺院的面積大，建築巍峨，僧徒衆多，而且牠的勢力，更是超過了一切。慢說京師中富翁紳士，不敢去得罪牠一根汗毛，就是京中大小官員，誰敢不去奉承呢？但道其中到底有個原由，太祖朱元璋自得天下以後，遂建都南京，國號大明，在他的意思，以爲最好能够世世代代傳下去，誰料得到他孫子建文帝即位不久，就被他四叔燕王篡位，燕王既把建文帝趕走，他想南京建都不利，因此他便遷都北京，一個人的手段不能太厲害，自己身上雖然可以保半，對於子孫就顧不到了。果然燕王傳到成化帝即位，國政便一天一天腐敗起來，原因是成化帝醉迷酒色，昏庸失政，因此這藩景王和權閹靳直便狼狽爲奸，竊竊神器，無所不爲了，他們要想謀反篡位，先要收羅武士作爲爪牙，保國寺中當家姓何名繼曉，乃是崆峒派名下，本領高強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因此景王和靳直遂收用之，一面奏本皇上，封爲大明國師，因此繼曉更加無惡不作，京師中人也無有不怕他了。這夜繼曉吃畢晚齋，坐在方丈室中做功課，忽見小沙彌進來報道：大師父，景王爺靳公公來了，繼曉一聽慌忙離坐，接入方丈室讓坐，一面命小沙彌泡茶端烟，一面笑問二位王爺黑夜到此，未知有何貴幹，靳直道：皇上昏庸無道，好色如命，怎能够管理國家大事，所以特來與國師相商，繼曉早知其意，因笑道：在公公眼中諒來，何人能掌管國事，靳直道：景王爺聰敏過人，且爲太祖嫡派後裔，實可當之無愧，景王聽了，假意謙道：靳公公那兒話，我無德無能，怎敢有此妄想，繼曉道：這也不難，貧僧定可幫忙成其大事，景王樂得心花怒放，急問國師有何妙計，繼曉道：皇上昏庸，不足憂慮，貧僧意思，先廢東宮，這樣不是帝業隨手可得了嗎？不曉得兩位以爲怎樣，靳直點頭道：國師的主見很對，但是我所慮的倒並不是這個，繼曉急問道：難道京中尚有大本事的能人嗎？靳直道：不是，江南有一個才子，姓文名素臣，實是個當今英雄，若不先把這個人除了，事情恐怕難成就，繼曉道：靳公公，你切不可要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，諒他是個文弱書生，手無縛雞之力，有什麼怕他呢？靳直正色道：國師，你倒不要小瞧了人家，文素臣不但熟讀經詩，且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精，若和國師較手，恐怕也難以勝他哩，繼曉一聽這話，直氣得賊禿頭頂生烟，環眼圓睜，怪叫如雷，跳起來道：靳公公放心，貧僧若不把這個小子殺死，誓不爲人，靳直說這一句話，原是激將之法，現在見他果然中計，心中暗暗歡喜，便哈哈笑道：國師，你這話可當真嗎？繼曉正色道：在公公之前，豈敢說謊，今我先着徒弟兒前去探聽這個文素臣，若有下落，我必親自前去手刃之，靳直景王一聽齊道：如此甚

好事不宜遲，請國師快速進行。日後事成，國師實乃第一功臣呢。繼曉聽了，方才濃眉一揚，哈哈大笑起來，遂吩咐小沙彌即喊師兄行雲、子淨、凡塵到來，叫他們即刻動身雲遊江南。若遇文素臣，便暗殺之。同寺自有重賞，三人得令，各去整裝。斬直景王見事已進行，便告辭回寺。繼曉率衆僧拜送出寺，待兩人上車，方始回進寺來。且說行雲、子淨、凡塵三人，帶了川資，連夜出京，分道而行。先表行雲，披星戴月，晝行夜宿，一路上探聽文素臣的行蹤。這天到了浙江地界，心想杭州普照寺中住持松庵，乃是我的師兄，我何不到他那裏去探問，也許他知道文素臣的行蹤。這不是省却我許多的麻煩嗎？行雲想定主意，便急急趕往杭州去。待到了山陰縣，時候已經日薄西山，想來是杭州趕不到了，祇好找個宿店住下。明日再說。行雲想着，抬頭一看，正是一家客店，叫做方便棧。店小二早來招呼道：「大師父可是要房間？裏面清潔的儘有，請進裏面吧。」行雲一面點頭，一面跟店小二進內，到了一間房裏，收拾頗覺潔淨。行雲點頭表示滿意。店小二泡上好茶，又問大師父可曾用飯。行雲道：「還沒有吃過，你先拿十斤酒來罷。」店小二聽了這話，心中好生奇怪，怎麼和尚竟要喝酒了。因遲疑一回，行雲見他呆着不答，不由大怒，猛可把桌子一拍，高聲喝道：「你這狗養的，呆着作什麼，還不快給我拿茶來，你爺爺難道吃了是不會鈔的嗎？」店小二一見他這副窮兇極惡的醜態，早已嚇得不敢回答，祇得連聲說是，退出外面。心中暗想：這和尚決非善類，不好惹他，還是百依百順的待他是了，免得惹出是非來。倒叫我的飯碗兒也要打碎了。想罷，便燙好十斤酒，端進一盤素菜。行雲見沒有葷的，便伸手把盤打翻，扭住店小二，舉手要打。一面又大罵道：「你這畜生，真瞎了眼珠，我在京中，官府尚且懼怕三分，不敢得罪，你這兒一個小小縣分，敢欺侮我嗎？」店小二跪下哀求道：「小的怎敢欺侮大師父？行雲道：「那麼為何不拿烤牛肉來？打量咱家是吃不起葷菜的嗎？」店小二忙道：「是那兒話？小的不知者不罪，立刻去取葷菜與大師父吧。」行雲聽了，方始放手。店小二連忙抱頭奔出，暗暗罵聲賊禿，還虧是佛門子弟，什麼酒肉竟公然吃喝起來，真是有犯佛門清規，可殺可殺。這種和尚，應該可以報官究辦，但聽他說話口氣多大，想來定是京中保國寺裏出來的了。保國寺是景王爺和靳公公最得意的，這事千萬別魯莽，若弄傷了，那還了得，不要說客棧封門，恐怕還有性命之憂呢。店小二想到這裏，那敢再去想他不守清規，立刻端進一盤烤牛肉。行雲見了，方才無話，便獨個兒狼吞虎咽，吃喝起來，不到一刻，早把一盤牛肉吃完。遂喊店小二再添，這樣一連竟吃了五盤。方才吃飽，叫店小二上了賬，說明兒總算店小二不敢有違，答應了一個是，回身退出。行雲靠在床上，心中暗想：我從京師下來，所有盤川早已化光，明天若付不出賬來，倒很是難為情的。今天夜裏終要想個辦法才行。他這樣的盤算一回，單等三更一敲，外面杳無人聲的時候，他便穿上夜行衣，懷中暗藏匕首，推開窗戶，便飛身躍出。這時街上不要說燈火內熄，寂靜得一絲聲息都沒有，簡直連一個鬼也找不出來。好在蔚藍的天空中，萬里無雲，懸掛着一輪皓月，照得街頭小景，清晰可見，所以走路尚不困難。行雲走了一截，祇見每戶人家的窗戶，都是黑漆漆的，想來人家這時都在作好夢，後來瞥見有家樓窗上，裏面燈火尚明，行雲心想：我的機會來了，因趕步走近那戶人家，躍身一躍，跳上屋頂，兩腳鉤住屋簷，作個燕兒入窠之勢，探頭向窗隙空中望去。這一望，把行雲臉兒一陣熱燥，因把窗戶撬開，飛身跳進房去。這時裏面兩個年輕男女，突見窗外飛進一個濃眉環眼的大和尚，一時早已嚇得魂飛魄散，翻倒

地上，口叫大師饒命。行囊把匕首向他們一擲，喝聲道：「你們究竟是不是正式的夫妻？那男的臉色鐵青，兩眼停了起來，呆若木雞似的一聲都不敢回答。那女的嬌聲求道：『我們是正式的夫妻，大師父要什麼拿什麼，請發個慈悲，饒了我們的性命吧。』行囊本待要了幾兩銀子就走的，今見那女的跪在地上，淡淡的兩彎峨眉，一雙水汪汪的眼兒，在眉目中睜來，也可知她是個淫婦。雖然她因害怕粉臉稍許變了顏色，但還是紅潤潤的可愛。行囊便起了淫心，笑呵呵道：『你既然答應我要什麼，拿什麼？現在我單要你這個人，你能答應嗎？』男女兩人都祇求饒命。行囊把匕首狠命向男的頭頂戳去，祇聽呀的一聲，鮮血飛濺，那男的早已跌倒在地，兩腳一伸，嗚呼哀哉了。那女的回頭見那男的頭頂上，尙刺着一柄匕首，鮮血直淌，這一嚇真的把她混身亂抖，拼命合攏雙手，向行囊拜個不住。行囊哈哈笑道：『小娘子，不要害怕，我是決不難爲你的。』那少婦那敢說半個不是，祇得隨他擺佈。行囊暗想：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原來她是個蕩婦。因問她道：『我問你，這個狗養的小子，到底是不是你的丈夫？』婦人搖頭道：『不是，是行囊道，剛纔爲什麼騙我？』少婦瞟他一眼，却並不回答。行囊一面又問她丈夫到那兒去了，少婦道：『我丈夫叫楊平江，他是到外埠經商去了。』一月兩月回家一次，是說不定的。行囊道：『那你就饒荒了。』少婦不答，忽然又淪淚道：『我是實在過不慣這種寂寞生活，大師父，請你可憐我。』行囊見她粉頰流淚，很覺楚楚可憐，因笑道：『你傷心什麼？兩人欺欺談談，不知東方之白。』忽聽房門外一陣擂鼓似的敲門聲，又有人大喊：『少奶不好了，老爺回來了。』少婦聽說丈夫回來，急得半晌說不出話。行囊知事不好，萬一闖出禍來，師父面前不好交待，於是他也不及束衣，就飛身跳出窗外，急急回到店中，便倒身就睡。這一睡直到午時才起身。店小二進來服侍行囊洗過臉，飽了腹，叫他把賬結來。店小二答應，開上賬單，共計四兩五錢銀子。行囊伸手到袋內一摸，不覺目停口呆，那伸進去的一隻手，竟回不出來。你道爲什麼？原來昨夜他本是出外去找錢的，後來和那婦人纏到天亮，又被她丈夫回來一驚，一時匆忙間，那囊還記得起這件事來，依舊空手出來，空手回去，他還以爲身上已有了銀錢呢。店小二見他這個模樣，心知不妙，便先拱手笑道：『大師父，請原諒，這兒小店是不掛賬的。』行囊正在難爲情，被他帶嘲帶諷的一說，頓時惱羞成怒，猛可站起，祇聽拍的一聲，那店小二的一不做二不休，遂把賬房抓住，喝道：『你們店中這般王八羔子，都是這樣對待客人的嗎？賬房慌忙賠笑道：『客官有話可講，不必動氣，小的們不是，咱來賠不是吧。』行囊給他這樣一說，不好發作，心生一計，大聲道：『我乃京中保國寺新公公特地派來，因路中遺失了川資，所以欲把所有賬目，暫掛賬上，回頭儘可到普照寺前來領取。不料你們這個狗養的竟敢出言不遜，真是豈有此理？』賬房一聽京中新公公派來，直嚇得屁尿直流，撲的跪倒，忙叩頭道：『敝店有眼不識泰山，還請大師父海涵。』這一些兒賬目算不了什麼，大師父這樣客氣，那不是喝不起敝店了嗎？店小二一見賬房如此，也是叩頭不已。行囊見事已了結，方之大踏步的出店去。賬房還送出門外，回頭又罵店小二不識時務，新公公派來的人可以得罪嗎？那還了得？店小二接了一頓打，又接了一頓罵，祇好自認悔氣，不敢出聲。從此見了和尙，就有些兒怕了，再說行囊出了方便棧，祇聽大街上三五成羣的談着道：『這樁案子真稀奇，楊平江妻子和人通姦，齊巧平江回來，祇見房中奸夫已被殺死，他妻子却躲在床上。』

亂料，平江因見窗戶大開，料定奸夫不止一個，你想，平江的妻子可厲害嗎？但是這個奸夫爲什麼被人殺死了？那另一個奸夫究竟是怎樣人？那是要待明天知縣審問出來才知道哩。行疊一聽，知這事已破案三十六着走爲上着，於是他便急急趕到杭州時，已黃昏將近，祇見一條街上開着一家糕糰店，行疊因腹中頗餓，遂走進店去，祇見裏面已有兩個小沙彌在買，說要定購一百個素糰子，櫃上的掌櫃却不是個男子，乃是年輕貌美的一個少婦，行疊見了心中一動，暗想：世上有這樣美麗的女子，我若能够和她真個的消魂，那就是死了也情願的。行疊正在這樣呆想，忽聽那少婦嬌聲含嗔道：「大師父，你放尊重些，做買賣的規矩矩矩，別動手動腳的，成個什麼樣兒？還虧你們是佛門子弟，豈不罪過嗎？」行疊拍頭臨去，原來這兩個小和尚涎皮嘻臉的，正想在揩油呢。因假裝正經的大喝：「你們的當家是誰？怎麼讓你們在外放肆？兩個小和尚回頭一聽，認得是自己師父的師弟，因忙叩頭道：「原來是師叔，不知何日到此，快隨小的到寺院去吧。」行疊見他們正是普照寺松庵的徒弟，因忙扶起，三人出了糕糰店，行疊還回過頭去，向那少婦微微的一笑。

二 別母赴杭 遊湖遇舊

一個臥房裏，上首有一張紫檀的木牀，掛着湖色的錦帳，床上鋪着雪白的被單，綉紅花的被兒，摺得整整齊齊，上面還疊着一對鴛鴦戲水的枕兒，帳門中間宕着一個花球兒，打橫兩隻玻璃鏡子的大櫥，對面擺梳妝檯子，房中是暖地和地包合着無限春意，並且還有一陣陣的細香，好像是從那張床上散發出來似的，這很顯明是個結婚不久的新房，四周是靜靜的，忽然聽得一陣女子吃吃的笑聲，這就見房中桌旁坐着一個少婦，她把兩臂擺在桌沿邊，嬌首伏藏在臂上，兩眉還不住地聳動，顯見她是笑得這一分兒有勁，那少婦的身旁，又站着一個少年，面如冠玉，唇若塗朱，一表人材，祇管向少婦打拱作揖，一回兒，那少婦抬起粉頰，秋水盈盈的，睨他一眼，笑道：「哥哥，你隱身後，菊兒來了，不被人笑話嗎？」那少年一聽，慌忙回到桌邊坐下，向後一聽，那兒有什麼菊兒，少婦見他被自己騙信，忍不住又嗤嗤笑起來，作書的趁此，便把這兩個個人來與諸君介紹一下，原來那個少年不是別人，正是江南第一才子，姓文名素臣，文素臣父名靜庵，前爲禮部侍郎，不幸早亡，現在祇有老母，水夫人在堂，素臣尚有兄長名古心，娶嫂何氏，去年水夫人因素臣年長，遂給他娶房媳婦，姓田名慧娟，夫婦感情頗融合，寸步不離，共敘閨房之樂，這天他們坐在房中，兩口子又在開玩笑了呢，不料正在這時，菊兒果然進來，喊道：「二爺，老太太在叫你呢。」素臣一聽，遂忙跟着菊兒到上房來，見了水夫人，便請安問好，一面叫道：「母親，叫孩兒到來，不知有何事吩咐？」水夫人一面叫他坐下，一面說道：「目今國勢日衰，奸臣弄權，皇上又昏庸無道，社稷危在旦夕，我兒既素懷大志，豈忍心坐守家園，而同草木共腐嗎？素臣聽母親這樣一問，頓時滿臉羞慚，十分惶恐，道：「孩兒久欲以身報國，怎奈母親年老多病，故而戀戀未忍遠離，水夫人聽了這話，心中頗覺不快，道：「這是那兒話？爲我一人，豈可廢國家大事？孩兒若不忍遠離，我就跟汝父後塵而去，那你終安心出外前去游學，結識天下英雄，共爲國家效力了。」素臣一聽這話，拜伏在地道：「母親何出此言？孩兒即日動身是了。」水夫人方含笑道：「我兒既已答應，何必絮絮，待

明日動身，亦未爲遲。素臣謝過母親，遂退回自己房去。慧娟接入，笑問道：「師長，你有什麼事啦？」素臣攬着她手，同坐床邊，望着她道：「慧娟，明天我要出外去游學了，不知妹妹得此消息，心中可有難受嗎？」慧娟眉兒一揚，噙着笑道：「哥哥，你這是什麼話？妹妹喜歡還來不及，幹嗎要難受？況男兒志在四方，豈能久居家國，戀戀作兒女態呢？」素臣一聽，心中大喜，把她手捏起，放在嘴邊吻着，笑道：「慧娟真是大賢大德，但我出外後，家中一切，還希格外小心，母親身邊，亦須柔順服侍，那哥哥身雖在外，則心自安，感妹之情，亦將永銘肺腑。」慧娟不悅道：「這是妹妹分內的事情，哥哥說這個話，倒真叫我心裏有些兒難受呢。」素臣因忙將她擁入懷中，偎着她粉頰，賠笑道：「哥哥說話造次，一切還請妹妹原諒。」慧娟見他這樣，同嗔作喜，含羞笑道：「哥哥，請快放手吧，被人聽了，多不好意思。」素臣道：「在我們閨房裏面，那怕什麼？況夫妻應有琴瑟之歡，畫眉之樂，慧娟嗤嗤一笑，便就柔軟地偎在他的懷裏，溫存了一回。這夜兩人睡在鴛鴦枕上，唧唧喁喁的，正是說不盡的郎情若水，妾意如綿。次日，慧娟替他整理行裝，素臣拜辭水夫人和兄嫂，帶了小童柳兒，一路上遂向杭州進發。話分兩頭，再說兩個小沙彌伴着行囊，到了普照寺，報與松庵知道。松庵一聽行囊到來，慌忙接入方丈室，吩咐倒茶送烟，一面問道：「師弟遠道而來，定有要事，不知能否告訴一聞？」行囊道：「有何不可，而且我還要請師兄竭力幫忙呢。」你這兒可知道有一個叫文素臣的人嗎？松庵昂頭想了一回道：「名兒好生耳熟，但却不曾聽見過，要找他作什麼啦？」行囊便湊過嘴去，附着他耳朵，低低的把要害死素臣的意思告訴一過。松庵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我就隨時替你留心着罷了。」咱們師兄多年不見，來來大家痛喝一回兒吧，說着，正欲吩咐徒僧擺席，忽見小沙彌急急奔入道：「報告大師父，外面有個文相公前來打宿。」行囊慌忙站起，啊了一聲道：「姓什麼啊？」小沙彌道：「姓文的。」行囊望了松庵一眼，又問道：「是怎麼樣的個子兒？」可知道嗎？」小沙彌道：「年紀二十開外，相貌很是漂亮，行囊一聽，跳起來嚷道：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」松庵連忙把手向他嘴一捫，丟個眼色道：「師弟，你快進裏面去吧。」行囊點頭，松庵連忙迎出來，祇見爲首一人，身長六尺，氣概不凡，後面跟一個童子，年約十四五歲，身背一個包袱和一柄寶劍，兩人相見，彼此施禮。松庵笑容可掬的問道：「請問相公尊姓大名？那少年道：「敝人文素臣，就是松庵一聽，臉上不免變了顏色，但竭力鎮靜態度道：「原來是文相公，久聞大名，如雷貫耳。小寺地方鄙陋，文相公如不嫌醜，祇管住下，素臣客氣一套，也還問他名號。松庵笑着回答：「素臣見他生得鼻赤眼黑，油頭紫面，一部落腮鬍鬚，腦後項間青筋虬結，知非善類，估量他的臂力想也不小，會拳會脚，但尚不甚牢實，大約是被酒色淘虛的緣故，幸喜囊中無物，自揣力是還制得住他，遂也不放在心上。這時松庵親自陪到一個房間，讓素臣安頓行李，遂告別出去。臨走又向素臣道：「文相公要什麼應用物件，祇管叫小沙彌拿了。」素臣忙道了謝，松庵又招小沙彌出外，附耳道：「聽他有什麼行動，前來報與爲師知道。」小沙彌點頭答應，柳兒見他鬼鬼祟祟的樣子，因向素臣道：「二爺，這個賊禿不是好人，我們倒要防着些呢。」素臣點頭，叫他不要多言，不多一回，用過晚飯，將房內牆壁，房外路徑細看了一遍，方才收拾安睡。素臣吩咐柳兒把一柄寶劍藏在枕下，睡到一更之下，忽然聽得遠遠的傳來一陣男女嘻笑聲，中間還夾着一陣隱隱婦女哭泣聲，四周寂寂，在夜的空氣中更是清晰，素臣好生奇怪，回顧柳兒，他却酣然沉睡，再細聽哭泣的聲音，却又絕不聽見了，祇有呼呼的夜風，吹着窗外樹葉兒響瑟的音調，素臣聽

又翻身睡下，這一睡直到次早日上三竿，方才醒來，和柳兒用過早點，帶了一些銀錢，吩咐柳兒把門關上，遂出了寺門，到六橋那邊玩景去了。

時正豔陽天氣，鳥語花香，桃紅柳綠，芳草鮮美，遠望斷橋那邊，祇見青煙橫抹曉山，紫燕斜翻春水，湖中心拋着一隻大船，打着撫院旗號，船艙中坐着一個老者，員外裝束，旁邊又坐着一個少女和女孩，少女身後立着一個丫鬟，祇見那少女面如芙蓉，眉若遠山，眼似秋波，櫻口銀齒，雖西子再生，也及不來她的美麗，再看那女孩，約摸六七歲光景，生得玉面朱唇，眉目如畫，顯出聰敏伶俐的樣子，就是那個丫鬟，也着實生得不差，四個人大家都一聲兒也不言語，那個員外，忽然輕輕嘆口氣，少女因開口道：爸爸，好好兒的爲什麼嘆氣，莫非又想着了媽媽嗎？員外道：想我已年過半百，你雖已長成，但却尙沒有婆家，你妹妹年紀又還小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萬一爸爸病死，剩下你這兩個孩子，叫我思想起來，怎不心裏難受，那少女聽了這話，眼皮兒漸漸地紅起來，柔聲道：爸爸，你怎麼想到這些事上去呢？凡事都有定數的，我勸爸爸還是想得明白些兒，再不要憂愁煩悶了，作者秉他們父女互相慰藉的時候，來把那員外的身世說明一下，這個員外姓未名，澹然，前任戶部侍郎，現在年老力衰，遂退歸林下，澹然娶妻李氏，生一女名叫鸞兒，李氏不幸早亡，澹然因無子，遂置一妾果生一女一子，不料一子竟夭亡，止存幼女容兒，而次年妾亦逝去，故澹然每思往事，無不涕泗交流，澹然本江西原籍，此次回鄉路過杭州，因撫臺乃他的好友，所以順道拜訪，又因爲要想探聽文素臣的下落，預備在杭暫時就擱幾天，因撫轅不便安頓細細，故借遊覽爲名，實暫住澹然和文素臣究竟是什麼交誼，在後自有交代，這兒也不細述了，當時澹然聽了長女鸞兒的話，便點頭道：我兒說得是，爸爸再不想過去的事了，今天風和日暖，倒可以上岸去玩一回兒，不知鸞兒可有興趣嗎？鸞兒含笑說道：爸爸有興，孩兒自然同去，容兒一聽便笑嘻嘻拉着澹然的手，說道：爸爸，我要跟你一塊兒去的，澹然撫髯笑道：孩子別鬧，你好好兒的隨着姊姊吧，說着遂喊管家未能，把船平岸，鸞兒一手攜着妹子容兒，一手扶着丫鬟素娥，遂跟澹然一同上岸，這時湖濱游人如雲，兩兩三三，無不笑意生春，澹然對鸞兒道：你可有乏力嗎？要不在湖濱大石凳上休息，力，鸞兒雖不吃力，但因太陽暖烘烘的晒在身上，不覺已香汗盈盈，因點了一下頭，手攙容兒，同坐石凳上，祇見湖心中的荷葉，已漸漸張蓋，浮萍綠油油的鋪滿了湖面，再綴上幾瓣鮮紅的桃花，更覺美麗好看，容兒指着從那邊六橋下駛來的小艇，對鸞兒道：姊姊，我們住在大船上，一些兒不好玩，你瞧划着小艇多高興，說着把兩隻小手，捧着姊姊的臉兒，偎到自己頸上來，鸞兒因抱她坐在膝上，吻着她香笑道：妹妹又說癡話了，這些都是他們人家玩的，我們女孩兒家去蕩着玩，那還成什麼樣兒呢？容兒聽了，烏圓的眸珠一轉，撇着小嘴兒道：姊姊這話真好沒理由，他們男人家偏是人，我們女孩兒就難道不是人嗎？鸞兒倒給她說得笑起來，竟沒話來回答，素娥笑道：二小姐真了不得，將來你也和男人家一樣，到京中做官去吧，省得老爺常常嘆着沒有公子，這樣公子和小姐不是一樣了嗎？鸞兒嘆道：自古以來，重男輕女，女子就好像不是人，處處都受束縛，妹妹既有這個志向，將來倒可以替我們女界爭一口氣呢？容兒聽了，便望着姊姊嘻嘻的笑，素娥道：鸞小姐，你瞧那蘇堤春晚，柳浪聞鶯，正是好一片天然的春色，可惜不會帶得畫具，否則小

姐在這兒坐對西子，真是一個寫生絕妙的好資料呢。鸞吹笑道：你倒也說得好逍遙自在。素娥道：人生在世，有玩樂得玩，有吃得樂得吃，譬如像老太太死了，便什麼都用不到了。鸞吹聽她說出這話，心中不覺有些兒感觸，深深嘆了一聲，不知怎樣淚水竟會奪眶而出。容兒見姊姊傷心，因埋怨素娥道：別人家高高興興的，你又說什麼死啦活啦，弄得姊姊哭了。鸞吹緊抱容兒身子，拭淚道：我那兒有哭？姊妹別胡說罷。素娥見鸞吹粉頰，猶帶淚痕，因不敢多說。三人默默地向湖心出了一回神。容兒忽然叫起來道：啊，爸爸呢？鸞吹素娥回頭一瞧，果然已不見澹然和未能的影兒。素娥道：老爺叫我們息心力，他和未能一定玩過去了。回頭一定仍會來找我們的。鸞吹道：不錯，我們就在這兒多坐一回等着罷。且說澹然和未能一路欣賞着烟堤嫩柳，拖來桃葉香茵，心境頗覺暢快，主僕兩人且談且行。正在這時，忽然迎面走來一個少年，和澹然正撞個滿懷。少年慌忙站起，打拱作揖，連賠不是。澹然見他彬彬有禮，因也忙答不要緊。少年身後尚有一個童子，口喊：「老爺，我們到那邊柳陰下去吧。」少年一聽，便隨他過去。澹然見了那少年，似乎好生面熟，呆了一會，忽然猛可的想起，啊，了一聲道：莫非就是他嗎？這正是踏破鐵鞋無處覓，得來全不費工夫了。未能忙問道：老爺敢是認識這個少年嗎？澹然道：我和他是好多年頭不見，一時有些兒記不起，但頗覺面善，未能，你快給我追上去，說我家老爺請你過去一敘，你就把他領到船上來就是了。我等着你，快去，快去，未能見老爺這分兒要緊，自然不敢怠慢，加快了步伐，向前追去。澹然一面回身去找鸞吹，一面祇是呵呵的笑。容兒見爸爸這樣高興的走來，她便從姊姊身懷裏跳下，奔到澹然面前，笑着問道：爸爸，你在那兒呀？澹然哈哈笑道：爸爸遇見了一個人，我們快快的回船上去吧。容兒跳着道：我要爸爸抱着回去。澹然笑道：爸爸年老了，怎麼還抱得動你呢？鸞吹這時也站起來道：爸爸，你遇見了什麼人啦？澹然眉開眼笑的道：就是我常常對你說的文案臣呀。我道：次所以耽擱杭州，完全是爲了他。現在竟被我無意中撞見，哈哈，我這老懷是多麼的高興呀。鸞吹一聽文案臣三字，想起平日爸爸對自己說的話，一時羞澀十分，遂拉容兒的手道：妹妹，你癡了，怎好叫爸爸抱呢？還是快隨姊姊回船去吧。容兒不依，一定要澹然抱。澹然這時心中興奮得了不得，竟伸開雙手，真把容兒抱回船艙去，到了艙中，鸞吹扶着素娥回房裏，澹然却攬着容兒的手，站在船頭的甲板上，眼瞟着那沿湖的一排垂柳，大約不到一頓飯的工夫，就見未能在前，那少年和童子，在後，匆匆的在柳枝那邊繞過來。

三 有鸞求鳳 暴雨出蛟

澹然見了那少年，好像得着了珍寶一般，立刻拱手笑道：足下可不就是文案臣嗎？那少年聽了一怔，向他上下打量一週，點頭道：在下正是。老丈如何認得？澹然聽果然是的，便仰天哈哈笑道：正是天可憐我，無意中竟給我找到了，說着遂十分親熱的攬着素臣的手，進艙。素臣還弄得莫名其妙，隨他容貌堂堂，三綰長髯，差不多已斑斑花白，知非多人，因放心入內。素臣不敢就坐，便還問道：請問老丈尊姓大名，與鄙人如何識得？還希詳細告明。澹然揚着眉毛，哈哈大笑道：異鄉客地，遇我故人之子，老姪一表人材，如此少年英俊，謂我老友不死亦無不可呢。素臣一聽，慌忙問道：哦，老丈原來是先父的朋友，晚生因幼年失

忙，一切都懵無所知，敢問伯父和先父是在何時爲友，澹然道：「先嚴與令先祖爲道義交，老夫任戶部侍郎的時候，和令先尊尤爲莫逆，彼此通家往來，那時你和令兄都還在襁褓之中，不料彼此一別，竟這麼許多年了，澹然說着撫着鬚，大有不勝今昔之感，素臣聽了，方始恍然大悟，原來就是澹然老伯，這次小姪出門，臨行的時候，家母亦曾吩咐，到伯伯那裏來叩謁，不料反在這兒，無意相遇，真是可喜得很，前曾聞說老伯母逝世消息，家母非常感傷，時繫心懷，想這位庶伯母，定必康健，小姪因向少問候，方才老伯若不說出台號，小姪實觀面茫然，罪真擢髮，澹然道：「說那兒話來，彼此相隔了這許多年，況那時老姪尚在孩童時代，那有如此好的記性呢，祇是賤妾却在前年過世了，剩下這兩個幼年弱女，真使老夫受累不淺，說時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，素臣呀了一聲道：「庶伯母已不在人世了嗎，伯母仁慈成性，竟這樣地早年逝去，真令人不勝痛惜，素臣說到這裏，眼皮兒漸漸紅了起來，似乎十分悲傷，澹然因吩咐未能擺席，向素臣道：「久不相逢，老夫與你要好好兒的談談，素臣聽了，便向澹然執子姪之禮，澹然扶起，呵呵笑着，連說免了罷，回頭要叫容兒來見禮，她却早已進裏房去了，這時席已擺上，澹然請素臣上座，素臣執意不允，澹然祇得罷了，酒過三巡，澹然道：「今與老姪邂逅，當令小女輩拜見，想老夫已是風燭殘年，日後要老姪幫助的地方正多，免得將來大家見面不相識，說着，遂叫未能進後齋去傳話，叫素娥服侍大小姐二小姐出來，素臣尚在謙讓，早見一個丫鬟攜着小女郎，後隨一個麗妹，娉娉婷婷的出來，素臣祇覺眼前一亮，宛然置身天宮，暗暗不覺嘆爲國色，正在這時，澹然便指着介紹道：「這就是大女鸞吹，這是小女容兒，這是丫鬟素娥，她家本也世代書香，倒不是尋常婢女呢，日後倘我不在世間，主婢伶仃，老姪應加倍顧卹才好，素臣聽了這話，一時回答不出，澹然又向鸞吹道：「這位就是你的世兄文素臣，你們快來拜見，鸞吹一聽，不慌不忙，笑盈盈走近前來，向素臣跪了下去，容兒也隨姊姊拜了四拜，素臣回禮不迭，連說不敢，當澹然叫兩人坐在旁邊，素臣道：「兩位世妹請坐，今日真是巧極，倘若不是老伯叫我，幾乎要成陌路人，鸞吹秋波一轉，嫣然含笑，道：「這是因爲彼此隔久，所以反而生疎了，我記得從前，我們也祇不過像姊妹一樣兒高髻了，素臣笑道：「可不是，光陰過得真快啊，說着把酒盞擡着，向鸞吹道：「世妹可能喝酒，鸞吹連忙站起，笑道：「我是不會喝的，啊呀，今天臣哥做客，怎麼倒叫你來執壺，那我真太不知禮貌了，澹然笑道：「這話正是，賢姪可不必客氣，還是交與小女吧，鸞吹伸手來接，因爲是太匆促，一些所以兩人的手兒一碰，素臣祇覺其柔軟若綿，宛然無骨，心中不覺蕩漾一下，笑道：「如此我就不客氣了，鸞吹也已覺羞紅了雙頰，睜他一眼，把壺接過，就在素臣盃中滿斟一盃，素臣連說謝謝，澹然道：「賢姪不必客氣，往後小女全仗你來照顧，祇敬盃酒，兒值得謝嗎，素臣道：「這是小姪分內事，說着，又向鸞吹笑道：「那末鸞妹自己也該喝些兒，鸞吹微笑道：「我的量是一些兒沒有，臣哥海量，就多喝上幾盃吧，澹然撫髯笑道：「既然你世兄這樣說，我兒該奉陪一盃才是，素臣忙道：「鸞妹若真的不會喝，就別強飲，因酒道東西，到底是有毒無益的，鸞吹向自己斟了半盃，眉兒一揚，眸珠在長睫裏一轉，掀着酒渦兒笑道：「但是少喝些兒，也能活血脈的呢，澹然笑道：「久聞賢姪少年老成，果然名不虛傳，令尊是個古學家，賢姪幼年即能文能詩，想現在定大有進步了，我兒應師事之，鸞吹嫣然笑道：「祇怕臣哥不願有我那樣愚笨的弟子罷，素臣微紅了臉，慌忙笑道：「鸞妹這話，真叫我難爲情死了，鸞

妹跟隨老伯，左右不離。老伯一生所有學問，定已完全教授妹妹。愚兄正應向妹妹討教才是。怎麼倒說起這個話兒來。鸞吹聽了，垂頭嗤嗤的笑，潸然道：彼此不用客套，還是從實來來。賢姪，我們喝酒吧。說着，把盃舉起。鸞吹因又抬頭，向素臣偷瞷一眼。不料素臣也正望着自己，四目相對，都覺有些兒不好意思。鸞吹忍不住又低垂臉兒。潸然把盃放到唇邊，昂頭望着素臣笑道：我知道你哥哥已經娶妻，不知賢姪可有定親了。素臣略欠身子道：小姪於去年，家母已替娶過了。……潸然還沒聽完，臉上突然變色，手中酒盃頓時落地，呀了一聲道：什麼？賢姪已娶了妻嗎？怎麼老夫竟一些兒也不知道。素臣倒吃了一驚，忙道是的小姪已娶了妻。潸然這時，若有所失，拉住素臣的手，顫抖着道：唉，賢姪娶妻，為何不早和老夫來談一談呢？素臣還道沒有請吃酒，他所以不高興。後來聽到鸞吹雙蛾緊蹙，粉頰低垂，似有萬分幽怨，無從傾訴，心中就已恍然。但既已使君有婦，又有什麼辦法，不覺呆若木鷄。半晌說不出話來。本是喜氣洋洋的一席酒筵，這時大家忽然憂愁起來。孩子不懂什麼，容兒忍不住開口問道：爸爸，你怎麼啦？呀，姊姊，你又為什麼淪淚啦？鸞吹被妹妹一說破，真是萬分嬌羞，而又萬分哀怨，因忙拭去淚痕，破涕笑道：妹妹又說癡話，好好兒的。姊姊又何曾淪過淚。說着，站起來向素臣強作笑容道：臣哥多喝一回，妹子少陪了。說着，轉身扶素娥回進後艙，纔踏進一步，那辛酸的淚珠，再也忍不住滾滾而下。容兒不知何事，還道問姊姊有什麼不舒。服素臣當時見鸞吹離座，連忙也站起身來，眼瞋她兩眼盈盈，雖辯說不會淪過淚，但粉頰上分明淚痕宛在，好像着雨海棠，愈覺楚楚可憐。心中老大不忍，那眼眶兒也慢慢的紅起來。潸然見素臣兩眼盯住鸞吹身後，雖然已經進艙，他却猶呆呆地出神。因拉他坐下。老僕未能早已給他酒盃拾過，換上新的，還在旁邊。潸然道：賢姪老夫此來，實爲小女婚事。本擬探詢尊府，欲與老嫂子面洽，把小女配給賢姪。不想賢姪竟已娶室，怎能不使老夫悵然而悲呢。說着，不覺吊下淚來。素臣隱此情形，心中好不難受。但這叫自己回答什麼好呢？因此默不作答。惟有低頭長嘆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見素臣的小童柳兒奔進來，大喊道：二爺不好了，快出來聽罷。素臣抬頭，祇見陽光早已沒有，天空濃黑得像塗了墨一樣。一時船上諸人，及旁邊船裏的人，個個都喧鬧起來。人聲鼎沸，祇聽得耳中有人大喊：潮來了！潮來了！此時天更昏黑，四面山谷，全然隱滅。那潮中水勢掀播，直欲接天，雨好像傾盆似的倒瀉而下。船身蕩搖不定，本來傍岸而泊，這時繩索早斷，飄到湖心，也不知道那是蘇堤，那是白堤，祇見一片汪洋，無邊無際，狂浪澎湃，夾雜着滿船啼號之聲，慘不忍聽。潸然早已嚇得面無人色，不知所爲。素臣暗想：西湖那裏有潮，這一定是非常的變異了。一時也覺着慌，不料這時一個浪頭打進來，把船中桌子早已掀翻。素臣顧不得船中人，便跳出船頭，踏着甲板上，預備個仔細，誰知纔站住脚，那前面浪濤滾滾過來，勢如破竹，好像萬馬奔騰，船輕如葉，好像在虛空拋擲一樣。素臣身子一歪，砰然一聲，早隨波逐流而去。素臣被一陣浪花，將他身一掩，竟像旋風作勢，急轉愈緊。霎時間已深入湖底，無奈西湖蒼蕩交橫，且下面泥土又極鬆浮，根葉蕩漾，既不能站住，又不能支撐，心知空明處，乃是水底，不敢向下鑽，祇從黑層層的地方穿冒上來，但橋得透過頭頂，又是一個波浪，兜蓋身子，一浪重新壓下數尺。這樣一連的有十多次，氣力用盡，身體就慢慢的感到沉重起來，漸漸支撐不住。這時忽見水面上浮有一物，首大如牛，渾身碧鱗，毛長有尺許，身子很是笨重，在那裏游

來湊去，素臣暗想，這不像是水牛，但湖中又沒有什麼豬鰓，這究竟是何怪物呢？要想謹慎仔細，便竭力冒身穿出水面，齊巧有一根船腔木，浮到面前，素臣伸手抱住，追游到那怪物身邊，祇見他頭上兩角矗起，足有二尺多長，昂起了頭，祇管噴水，牠愈噴得起勁，那浪花愈飛濺得高，素臣方始明白湖水泛濫的原因，就是這個怪物在作祟，我若能將牠除掉，豈不是替湖上人弭災解難嗎？但自己這時的氣力，一半已用在那狂濤上面，現在再和那怪物抵敵，恐怕不能制牠，倒反而傷了自己性命，不過轉念一想，我既已浸身在水中，何不運用我生平的氣力，來和牠搏鬥一下，能够除掉當然更好，萬一敵不過，自己逃也來得及的，素臣打定主意，遂覷定那根牛尾，將身直撲上去，兩手把牠尾已拖住，但頭覺刺手，素臣狠命把身兒一縱，跨將上去，那怪物祇管噴水，又因身子呆笨，所以竟一些兒也不覺得，素臣好不惱怒，將兩腿在怪物腹間用力一挾，這一挾足有五六百斤的力，量，那怪物方始負痛，大吼一聲，回過頭來，素臣見牠眼珠並不大，倒是那張血口，令人膽了，毛髮悚然，怪物似乎已曉得牠背上有了一人，便將身子亂聳，還把血口向素臣大張，素臣笑道：「你這畜東西，想欺我下來嗎？因復將兩腿一挾，一手又把牠頸骨一拗，那怪物痛極，狂吼一聲，直騰起來，向前直溜，波浪更狂，素臣竟被牠顛落，因為一手尚拉住牠的尾巴，死也不放，却被牠扭斷，這時水勢更大，風聲愈狂，那怪物早已不知去向，素臣伏在船腔上面，趁着水勢湍行約半里許，方始靠近湖濱，這時驚魂略定，但頗覺乏力，遂在隄上站住，預備找坐，不料那水猶沒膝半尺，天空雨點仍不停地下落，裏湖水勢奔騰衝突，直溢到外湖來，水流受阻，其勢愈急，澎湃之聲，充塞兩耳，雷霆霹靂，直令人目眩神搖，駭怪萬狀，和方纔身子出沒水中，又換了一番景象，遠望南北山頭，自天竺雲林棲霞至葛嶺一帶，白雲彌漫，游漾不定，真是一幅雨中景緻，但再瞻那大佛頭寶石塔頂，遙至普照寺後山，仍然是天黑地，昏濛濛，一派模糊，不可辨識，低頭腳那水面的倒影，祇覺黑雲萬道，自山罅噴激而出，層巒不窮，山脚石壁間，奔泉突瀉，白如練布，直灌到裏湖去，素臣聽清楚了水的源頭，知道水並非湖決，亦並不是江流灌入，這一定是山中發蛟無疑了，此時水勢浩蕩，雨更大注，素臣長衣早無，帽子亦落，禿頭站立良久，雨水從眼皮直滴到額上，再滴到嘴角，濕淋淋的好像落湯雞一樣，因想找一個沿隄人家暫為躲避，抬頭望見孤山一帶，頽垣沒水，板扉竹片，蕩漾中流，景象非常淒慘，踏步涉水，一路過去，忽見山凹坦處，有許多人，在避水，圍坐路隅，三五人一堆，六七人一堆，從風雨聲中，還送來一陣兒啼女哭之聲，其聲哀而慘，令人酸鼻，不忍卒聽，再向外湖一望，洪流滾滾，自六橋至南屏，蔚田萬頃，盡失所在，那湖心亭子，四隅都被漲沒，祇有亭角翼然浮於水面，滿湖不見一船，眼前惟見絲絲雨點，如烟如霧，素臣走近隄邊，忽然瞥見隄旁有大船一隻，底已朝天，艙門窗戶，零落漂流，素臣一時陡憶癡然老伯，難道一家人都葬身湖底了嗎？還有我的柳兒，可憐他隨我出門，不料竟遭此滅頂慘禍，那真是我害他了，但轉念一想，也許他們都已獲救，那也不曉得的，祇好等待水退了，再作道理吧，我且沿隄走去，先回到普照寺再說，主意想定，遂轉身尋路，幸隄上偏栽楊柳，水浸數尺，未經漂拔，依樹而行，就涉就深，不覺已到駁橋上了，橋面暫時休息一回，這時素臣鬢散髮披，因大雨冲刷，竟像海鬼一般，脚下踏的靴子，亦不知褪在何處，襪被水浸，漲緊如桶，一路水深沒膝，看不見地下草石，走不了半里，襪底洞穿，脚心被尖石子戳傷，頗覺有些兒痛苦，但沿路既無

坐處也祇好忍痛行走。將近普照寺的時候，天空白雲散去，雨已停止，好鳥穿林，小樹欲活，已是新晴光景。素臣見過去十幾步路，有大石一塊，因忙去坐著歇息。約有一刻多鐘，路上亦有行人，那邊橋上走來一個黑臉大漢，頭裹黑巾，身披斗蓬，腰間橫着一把寶劍，容貌雖覺可怕，眉目間隱含俠義之氣，因忙招呼道：「這位客官住步。」那人一聽有人招呼，遂停步不前。素臣拱手道：「請問今日湖中遇救者有什麼人嗎？」那人道：「你問他做什麼？」素臣道：「我因有個親戚，全家覆舟，故而向先生探問一聲。」那人向素臣全身打量一下，說道：「這位先生是纔從湖中起來的嗎？」素臣笑道：「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沒遭滅頂之災呢。」那人道：「剛纔我倒救起好幾個人，不曉得內中是否有先生的親戚？」素臣忙道：「可否請先生說幾個出來給我聽聽？」那人道：「第一個是個老太，不是。」素臣道：「不是，我親戚並沒老太太的。」那人道：「第二個是個年近三十的中年男子，素臣搖頭道：「也不是。」那人道：「第三次倒救了兩個人，好像是主僕模樣。」素臣靈機一動，忙問道：「是不是兩個白髮斑斑的老年人？」那人道：「對了。」當時問他們姓名，說是姓朱，他們怎樣會牽連在一塊兒，也是忠義之氣感動神明，故能死裏逃生。大概主人落水的時候，老僕亦趕忙跳下，鑽入主人身底，要想扶他起來，所以一個在上，一個在下，豈不是個義僕嗎？」素臣一聽，直樂得跳起來道：「正是他老人家。」一面便叩下頭去。那人連忙扶住。素臣又急問現在人在那裏？那人道：「後來縣知事曉得朱老爺乃是撫院的朋友，所以急著雇轎，送他們到署去。」素臣知澹然主僕已被救，心中略安，但還有鸞吹主婢三人，不知有無下落，因又問道：「先生荷救過女子嗎？」那人道：「有一個女子，現在把她安頓在普照寺，究竟是否先生親戚，可前去一認便了。」素臣忙道了謝，又要請教他姓名時，他却已揚長而去。諸位你道這人是誰？原來就是湖海英雄葉豪，專管天下閒事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正是他們的行為呢。

四 海棠睡去 蓮步艱難

文素臣聽了葉豪的話，便不管脚痛，急急趕回普照寺來。一路上暗想：但願這個女子就是朱老伯的千金鸞吹，那麼他們父女重逢，自己心中也覺安慰了。誰知到了寺中，這個女子並不是鸞吹，却是婢子素娥。素娥一見文素臣，好像嬰孩見了慈母一樣，驟然的奔到面前，還沒開口先哭了起來。道：「文爺，你打從那兒來？我的老爺小姐，你聽見了沒有？」素臣正要問她小姐在那裏，誰知她先問自己了。一時急得不得忙答道：「你的老爺是有下落了，但是你小姐却不知道啊。」素娥一聽，嗚嗚咽咽哭得淚人兒一樣道：「這樣我兩位小姐是完了。」素臣給她哭得傷心，一陣辛酸，忍不住也落下一點淚來。這時雖然自己已很乏力，但我怎能不去探探鸞吹的下落呢？因勸慰她道：「素娥姐，你且不要傷心，我終給你把小姐去找來就是了。」說着，遂轉身便走。素娥見素臣這個模樣，心中不忍，不顧一切上前抱住，含淚哭道：「文爺，你要走也得換了衣服，穿上鞋子，這樣着了冷，叫我小姐將來又怎樣對得住你？」素臣回頭，瞋她粉顏含淚，如雨後梨花，頗覺楚楚可憐，因道：「素娥姐，你且別管他，救人如救火，豈能遲延一刻呢？」說着，便託個小沙彌，安頓了素娥，又急急匆匆向湖濱去了。

鸞吹自知通素臣已娶了妻房，心裏酸楚，回到後館，暗暗垂淚。容兒不知姊姊心事，拉了她手，祇管問姊姊爲什麼傷心。素

娥是驚吹的心腹婢子，那有不明白的道理，因攥把手巾，交給她勸道：「小姐，凡事都有定數，你又何必傷心？自己身子要緊呀，不料正在這時，忽然天昏地黑，船身搖蕩起來，不多一回波浪又接連的打進來，容兒早已嚇得哭了。驚吹素娥也急得渾身亂抖，不多一刻，三人早被浪頭掀到湖心中去了。驚吹一手還緊拉着容兒，容兒哭着喊爸爸，驚吹心雖明白，身子已失自由，被狂濤一沖，容兒早已冲散，驚吹連喝了两口水，人早昏去，也不知自己置身在何處了。等她悠悠醒來，祇見夜色已籠罩着大地，自己身子却躺在湖邊，一堆草叢中，周身衣服早已濕透，恍惚間想起自己好好兒在船艙裏，怎麼竟會躺在如此草堆裏？爸爸呢？妹妹呢？素娥呢？啊，是了，想是都被狂波冲開了，但他們究竟是死是生，一時無從知曉，心中一陣悲酸，便忍不住懷懷切切的抽噎起來。這時忽然有個粗暴的男子聲音叫道：「這位姑娘，你可醒了嗎？」驚吹心一驢，連忙抬頭，微睜杏眼，祇見一個中年男子，身穿短褲，褲頭鼠眼，望着自己憨憨的笑，因開口問道：「你這位是誰呀？」那漢子哈哈笑道：「你這小姑娘好沒良心，怎麼連救你起來的恩人都不認識嗎？」驚吹聽他說話輕薄，心中頗不快，但他既是救自己的，倒不能不謝，遂揩去淚痕道：「原來你是我的恩公，我因昏迷不知，一切還請原諒，不知恩公尊姓大名，好待小女子見了爸爸，日後報答你的救命之恩。」那漢子笑道：「姑娘問我姓什麼？叫什麼？我是水裏蛟陶甲，講到報答兩字，那你年紀輕輕……還怕沒有辦法嗎？」驚吹道：「明兒我找到爸爸，謝你銀兩是了。」陶甲哈哈笑道：「小姑娘說話好不欺人，你打諢我沒臉，見過銀兩嗎？」驚吹道：「恩公不要見氣，那麼小女子日後把恩公立一個長生位，朝晚供奉，以感你的大德。」陶甲道：「這個愈不行了，我不是一些兒也得不到好處了嗎？」驚吹道：「這樣不好，那樣不好，恩公究竟要什麼報答呢？」陶甲聽了便笑嘻嘻的蹲下身來，望着驚吹臉兒道：「我的好姑娘，你是個明白人，那裏會不知道我的心嗎？你放心，我是個好人，不是個歹人，天也黑了，我的家就在這兒，請姑娘還是跟我一塊兒回去，作我的小老婆吧，我準待你像我的媽媽還好呢。」驚吹不等他說完，便啞他一口道：「你這人說話好沒禮貌，不應該欺侮我落難的人。」陶甲道：「你這小姑娘真狠心，不謝我救命大恩，反罵我沒有禮貌，要知道我全是一片好意，這時天已夜深，你既沒有親人在前，這時又投到那兒去？我肯收留你，還是嫌你可憐，發個慈悲心，來來，小姑娘，我來攙你走吧。」說着伸手去拉她手，驚吹含羞萬分，把他手兒掙去道：「請你放尊重些，你怎知我沒有親人，我尚有爸爸和妹妹……說到這裏，便哭道：「爸爸呀，你現在到底在那兒啊？」陶甲心生一計，哈哈笑道：「小姑娘，你還想見你爸爸嗎？恐怕祇有在夢中吧，我問你，你的爸爸，不是頭髮白有鬍鬚的人嗎？你的妹妹，不是還祇有道慶兒高嗎？啊呀，這兩個屍體浮在湖旁邊，我是親眼瞧見的。」驚吹信以為真，便哇的一聲哭起來，一面又叫道：「爸爸妹妹，你死得好苦啊！你老人家靈魂且等等，女兒就跟隨爸爸來了。」說着便從地上站起，向湖濱投身下去。陶甲慌忙把她身兒抱住，連叫道：「死不得，死不得，我辛辛苦苦把你救起來，你怎麼倒輕易的要死了呢？」驚吹嚷道：「我自己的身子，管你什麼事？快放手吧。」陶甲道：「你是我救起的，你的身兒就是我的，我不許你死，你怎可以死呢？」驚吹纏他不過，祇得翻身又在草地坐下，嗚嗚咽咽痛哭起來。陶甲道：「小姑娘，我勸你不用傷心，這時你就哭啞了喉嚨，也沒有人會知道你的，祇有我是很可憐你，很疼愛你，你的爸爸既然已死了，你便是個孤苦伶仃的弱女子，還是給我作個小老婆，你就有了安身之所，我們恩恩愛愛過着快樂的日子，你要知道我並不是個歹

人，我是個專門疼愛女人的好人，天下第一個好人，再好也沒有了，你不相信嗎，快跟我回去，過一回兒，我就給你好東西吃呢。陶甲涎皮笑臉的豎着大姆指，胡言亂語的說：「一大套，鸞吹並不理他，祇管哀哀的哭，陶甲向四周望了一圈，打量這時再沒有人出來干涉的，心中暗暗喜歡，慢慢的又蹲下身子，伸手意欲去輕薄她，鸞吹連忙把他抵住，一面止了哭，一面苦苦哀求，心裏又暗暗着急，在這荒僻的山野中，呼天天不應，呼地地不理，這叫我鸞吹怎……樣……好罷，爸爸和妹妹既已不在人世了，我一個弱女子，活在世上也沒意思，何不跟老人家一塊兒作伴去，心裏打定主意，便假意含笑說道：「請你不要用蠻吧，我跟你回去是了，陶甲聽了，方始笑逐顏開，驢驢站起，不料走不兩步，鸞吹猛可的把身子又向湖中撲去，却早又被陶甲抱住，一面哈哈笑道：「小姑娘，我早知你一定又來這一套，所以我防備得比你還快，鸞吹見已被他阻止，便嗚咽啜泣道：「就讓我死了吧，我是終身感激你的，陶甲笑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，你這樣美麗一個女子，我提著燈籠也沒處找，怎好捨得看你死，小姑娘，我勸你想明白些兒，你雖然給我做小老婆，但是我待你實在比親娘還好，你假使怕寂寞，我可以夜夜伴着你一同睡……哈哈……說到這裏，把嘴湊近去要聞她煩，急得鸞吹將纖手抵住他的下巴，死命不放，正在拚做一團，危急萬分，忽然草簾中走出一人，鸞吹眼尖，認得是文素臣，這時心中一喜歡，樂得心花兒朵朵都開了，慌忙叫道：「現在我哥哥來了，你快些放手，重重謝謝你便了，原來素臣別了素娥，匆匆前往湖濱去找鸞吹，直找到日薄西山，月上柳梢，依然毫無踪影，素臣腹中雖餓，但並不灰心中止，仍就沿堤找去，約摸二更時分，頗覺神疲力倦，就在沿湖坐下息力，那知坐了多時，寂無影響，祇有湖水被夜風激動的飛濺之聲，與樹林裏貓頭鷹咕咕鳴叫，嘈嘈雜雜，覺得耳煩心躁，好不自在，正在無聊之間，忽聽前面隱隱有哭聲，却又啞啞不出，素臣心中一動，黑夜裏那來女子哭聲，因慌忙立起，依着壁息上，前審視，約走了五六十步，那哭聲忽近忽遠，隨着夜風吹送耳際，祇覺其聲嗚咽，如怨如慕，忽揚忽抑，令人酸鼻，但終聽不清楚是何方發出，因四野寂寂，好似哭聲四起，不能辨其南北，素臣不覺毛髮悚然，呆立許久，暗暗細揣，又像伏在草際，遂轉向外邊尋來，果然聲音愈近，這兒本是外湖堤上最熱鬧的所在，附近多所古廟禪林，元末遺跡，均在左右，著名勝景，如平湖秋月，尤為游人頹宴之地，今天因突然水漲潮江倒海，自後山而下，不知底止，居人棄室而逃，所以水勢雖平，尚是無人走動，見那牆坍塌倒的院子，觸目皆是，素臣走時，正在一座社廟的前面，却有幾株桃杏已被大風吹折，滿枝花朵早已凋另脫落，却後嬌花，也顯可憐模樣，祇有一叢雜樹，夾着新蘆，遮斷湖光，尋不出下船的去處，望到廟後，乃是山谷樹林陰翳，絕不見一個人影，那哀哀哭聲，却向耳裏直鑽，素臣焦急十分，滿心要救那女子，遂竭力撥開蘆葦，這時哭聲却又停止，素臣心中好生駭異，在淡淡的月光下，仔細聽去，果然模糊中有一男一女正在拖理，却聽不清楚是誰，正欲上前喝止，忽然聽得女子聲音說我哥哥來了，因慌忙搶步上前一認，正是自己千辛萬苦找到現在的鸞吹小姐，不禁喜之欲狂，連忙叫道：「妹妹，你是怎樣起來的呀，真果得我好找，陶甲一聽果然有人來了，便放了手，向素臣惟恨恨的打量，素臣見陶甲臉貌不正，已猜到幾分，向他拱手道：「這是我的妹子，想來是你救起的，但妹子却又為何哭泣呀，鸞吹道：「這位先生救我起來，要妹子同他回家，妹子不肯，所以在這兒扭結，素臣道：「既是救命恩人，理應報答，但今日在難中，不帶銀錢，且同到我們寓